



■吴奋勇

“雨落时不凉，天晴时不燥”的初夏时节，我们相约到老同学的乡下老家。

老林的家坐落在小山坡上。读高中时我曾到访，那时还是瓦房，去年翻建成二层半的小楼。虽还有些建筑垃圾随意堆放，但房前屋后，草木葱茏，生机勃勃。那棵亭亭如盖的龙眼树依然挺立，淡黄色的花儿像一串串小巧玲珑的“小礼物”挂在枝头，成群结队的蜜蜂正在翻飞，嗡嗡地唱着。我心里想着，若多种一些果树就更好了。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我一进门，他就说：“我打算多种些四季水果，以后经常请大家来水果雅集。”教数学的他，说出这话，满是诗意，着实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他还透露，自己正在学习古汉语，研究中医。我们听了，笑而不答。

“2025年的枇杷比以往时候熟得更早一些。”老林的妻子是

小满枇杷满树金

小学音乐老师，她说这话时，语调悠扬，仿佛在轻声吟唱，瞬间勾起我们对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的回忆。

说话间，我们的目光被一盆黄灿灿的东西牢牢吸引——正是枇杷！

枇杷于我，有一段羞于启齿的往事。幼时，教书的父亲教我背诵“五月枇杷黄似橘，谁思荔枝同此时。嘉名已著上林赋，却恨红梅未有诗”，那时家乡没有这种水果，父亲还找来图片给我看。所以我先认识的是“枇杷”这两个字，却闹了个笑话。一次听到有人唱《望春风》“……想要问伊哟惊歹势，心里弹琵琶”，我竟脱口而出：“枇杷是吃的，也能弹。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而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一种水果叫“枇杷”，有一种乐器叫“琵琶”，无论是普通话还是闽南话，读音都相同。

正回忆着，我注意到同行的老张正艰难地剥着枇杷皮，老李则直接把枇杷塞进嘴里，皱着眉头，似乎被酸到了。其实几天前，年轻的堂弟给我送过枇杷，并教我一个剥枇杷的小窍门：用牙签在皮上轻轻刮几下，就能轻

松撕去外皮。我把这方法分享给大家，他们一试，果然奏效。

此时，山坡的枇杷树，枝繁叶茂，好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，枝头挂满了圆润饱满的果实，酷似小灯笼，色泽黄润，形如金丸，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泽。这历经秋养蓄、冬开花、春结子、夏成熟的“独备四时之气的珍品”，不仅滋味清甜，藏着润肺止咳的妙处，更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良方。

我轻轻撕去薄皮，放入口中，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散开，满口甘甜，齿颊留香，酸甜适中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。

老张似乎吃得有些撑了，站起身来，挥动双手。他突然走到日历前说道：“今天小满，小满枇杷半坡黄。”我这才惊觉，时光飞逝，已至小满时节。

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相聚，不正是“小得盈满”吗？小满时节，万物葱郁却不过于茂盛，一切都是将满未满的模样。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”人生最美的状态，或许就是这般“小满”：有甜有涩，不疾不徐，在恰到好处的分寸里，藏着细水长流的幸福。

诗意萦绕的小镇

■蔡天敏

我还处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期，觉得每逢到了小满期间，我所住的闽南小镇充满着诗意。

小镇是个农户与工商居民杂住在一起的地方。小镇外，是一大片的菜畦与稻田。到了农历四五月间的黄梅时节，时常是细雨绵绵的，小镇农民忙着给稻田补水，或者追肥，田野里是一片人头攒动的忙碌景象。

我们小镇有好几个池塘，有六角池、莲花池，也有一条流入大海的小溪流，另外还有众多的小水潭。小满时节，水位上涨，这么一来，给稻田补水提供了方便。输水的农机，常见的有两样，一样是戽斗，一样是水车。

使用戽斗需要手劲与腰劲。两个农人，共持着两条绑在戽斗耳朵和底部的绳子的一端，就可戽水入田。那戽斗口呈鸭嘴舌状，农人的两只手时高时低，交错配合协调，将那戽斗斜抛入池塘里取水，旋即提起泼入稻田，持续连贯，连那水声都哗哗作响，很有韵律。

另一样输水的器械是木制的水车。水车像条水龙一样，“龙头”，踞立于池塘与稻田相接的岸上，“龙尾”落在水里，一般由三个人在龙头上踩踏木轮，上面有一横木做扶手可倚靠，维持身体平衡。水车的汲水方式，就是脚踩着踏轮，将水车上一节节构成的“龙链”中的水逐层



“车”上来。由于“龙链”一节节的隔板并不十分严实，“车”上来的水，会倒流一小部分，水车也就淋漓漓漓的，发出细细的汨汨流水声。

农家大叔合得来，他还教我给庄稼补水的要领：“稻田要灌满，而给甘蔗灌水七分，以防倒伏，给地瓜灌水五分，否则会烂根的。”我听后，觉得很长知识。

我们小镇也是个下象棋之乡，街巷的骑楼下，中午过后会摆上棋摊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是两三摊，下棋者来自四面八方。甚至在晚间时，还有人邀约着下象棋，哪怕是在小满时节，天也常常下雨。

当时，没有电视，没有手机，连黑白电影也是很少看的。能够下象棋算是不错的消遣，因此，夜晚约等客人来下棋，却等到无聊闲敲着棋子来打发时光也是有的。我就碰到了这样的情景。我家不远处就有稻田，等人的时候，从稻田那边会传来青蛙的呱呱声，时断时续的。月光之下，小镇清澈澄明。

小满时节 诗意图流淌

■林新发

古籍有言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，意味着万物至此，小得盈满，麦粒开始灌浆饱满，但尚未完全成熟，这是一个将满未满、恰到好处的时节。

本地一位画家创作的二十四节气画作别具一格，每一幅都凝结着时节的灵韵。最引人入胜的当数小满这幅：画中，碧绿的稻田翻涌着层层波浪，田埂上，头戴斗笠的农人赤着双脚，俯身轻抚稻穗，眼角眉梢尽是对丰收的期盼；不远处的红砖古厝错落有致，燕尾脊在阳光下泛着暖光，袅袅炊烟从蚝壳砌成的墙垣间升起，几只白鹭掠过波光粼粼的池塘，振翅飞向云雾深处。画家曾分享其创作初心，他自小在水田环绕的村落长大，每到小满时节，总能看到长辈们踩着水车蓄水，听着蛙鸣与蝉声交织的夏日乐章。这些浸润着乡土气息的记忆，化作画笔之下生动的闽南风情，勾勒出他心中独属小满的温柔时光。

我的家乡地处湿润的南方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满时节常常是湿润而又热烈的。这里流传着一句农谚：“小满不滿，芒种不管。”家乡人觉得，小满时节雨水充足，田里的水蓄得满满当当，是好兆头，预示着接下来的农事活动能顺利开展，庄稼会有好收成。小满的雨，细密如丝，轻轻洒落，滋润着大地。田野里，早稻长势喜人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在雨水的滋养下愈发茁壮；池塘里，荷叶已悄然舒展，像一把把绿色的小伞，蜻蜓不时地掠过水面，点起圈圈涟漪；菜园中，各种蔬菜也铆足了劲儿生长，青翠欲滴、生机勃勃，家乡的人们看着这一切，满心欢喜。

小满前后，各种果实开始挂满枝头。枇杷黄澄澄的，一串串挂在树上，像小灯笼般惹人喜爱；青梅也渐渐饱满，泛着淡淡的青色，虽然还未熟透，但已然让人感受到了酸甜的滋味。在我的家乡，此时的果园里，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悦。山坡上，不知名的野花依然肆意绽放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，点缀在绿色的草丛间，像繁星点点；路边的大树枝繁叶茂，为行人撑起一片片绿荫；田野边，溪流潺潺，欢快地流淌着，奏响着属于这个季节的乐章。小满的景致，看也看不够。

二十四节气里，我独爱小满。或许是被它“花未全开月未圆，半山微醉尽余欢”的意境所吸引，它不像盛夏般热烈张扬，也不像春日般娇柔温婉，而是以一种恰到好处的姿态，诠释着生命的丰盈与美好。



投稿邮箱:dnzbfg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